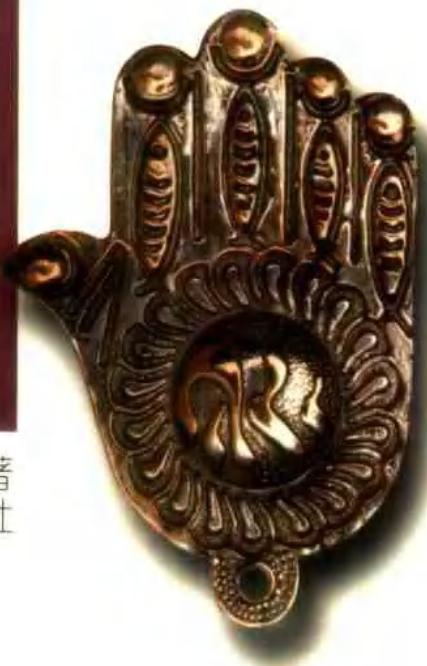


# 过 招

## 北京杂文选粹

蒋元明 著  
北京出版社



# 过招

## 北京杂文选粹



蒋元明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杂文选粹/北京杂文学会编 .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ISBN 7 - 200 - 04546 - 2

I . 北... II . 北... III .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782 号

**北京杂文选粹**  
**过 招**  
**蒋元明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 经 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印刷

850×1168 32 版本 47·75 印张 955 000 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00 - 04546 - 2 / 1 - 723  
定 价：全套 100 元 ( 共十本 )

# 序

徐惟诚

这一组杂文集都是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的个人作品专集。

为了推进杂文事业，北京市杂文学会曾经陆续编辑过几本会员的作品集，但都是集合一定时期中众人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展示某一阶段北京杂文的水平，也是北京杂文前进脚步的记录。而且，佳作荟萃，亦颇有可观。如今，会员日增，各有不同的风格，为适应杂文爱好者欣赏、研究的需要，出版一部分会员的作品专集是有必要的。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出版社的支持下，这件事终于办成了一个开头。这次先出了十本，我们希望这件事还能继续办下去。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如雨后春笋。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也产生急剧变化。无数种新观念异彩纷呈。美与丑的界限变得那么模糊、不确定。包装与实质的背离使人目眩神迷。古代哲人曾经有过“多歧路”的哀叹，今日人生的各种机遇、挑战与陷阱更在过去年代的若干数量级以上。在这样的年代，是更加需要杂文的，更加需要那种简短、明快、一针见血的解剖刀，更加需要能无情地撕破各种精巧的伪装来揭示一些人和事屁股底下的旧纹章，更加需要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一句话，更加需要杂文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利益，认识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方法。当然，也需要杂文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艺术享受。这就向杂文和杂文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杂文能与时代同步，更加繁荣，希望有更多受到读者欢迎的杂文作者涌现。当然也希望北京市杂文学会的会员作品专集能继续出版，出得更精彩。

2002年2月

# 目 录



## 过 招

—

鸡年杀鸡	31
打虎漫谈	33
球输在谁手?	35
走出罗汉堂	37
也说“吃文件”	39
说宝	41
用人不应重档案	43
“隆重迎送”当革	45
“由来名位输勋业”	47
权力和苍蝇	49
吃狗肉长人肉	51
不能没有狼	54
“我不想当官”云云	57
头发的学问	59
圈的联想	62
戏演官与官演戏	64
关于“三种人”的对话	66
为跳海者喝彩	68
一次性筷子和一桶水	70



同是一个太阳 ..... 42

二

好兵不一定都当元帅	44
爱，并不都值得赞美	46
越中论剑	48
一生只有三天	51
经历也是一种财富	53
“老”的时髦	55
龙三精神	57
文坛，少一点“伟人”吧	60
鲁迅不是伟人？	62
半路说《渴望》	64
美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66
奖你一个“飞毛腿”	69
法律值多少钱一斤？	71
哨棒·警棍·电梯	73
过招	76
长江这一课	79
西游后记	81
动物世界	84
菜贩炒股	86
一味斋	88

# 目 录

时间能抹去一切?	92
过街老鼠李登辉	94
法轮大王吹牛论	96
由“假唱”到“假说”	98
人口与贫富	101
开发西部 守护家园	104
五台归来不看庙	106
以粮观天下	108
好股与本事	112

## 三

曹兵到底多少万?	114
周瑜鲁肃的人才观	116
曹操刘备的求才术	119
捧杀关云长	122
武松的吹	124
鲁智深的闹	127
好个公孙大郎	129
晁天王的临终嘱咐	131
取经谁当一把手?	134
给老猪打几分?	136
沙和尚的职称	138
王熙凤何以腐败?	140



大观园里的才子	.....	142
名人焦大	.....	144
兴儿那张嘴	.....	146
青春偶像柳湘莲	.....	148
贾母选接班人	.....	150

# 目 录



## 鸡年杀鸡

因为妻子坐月子，我成了杀鸡的凶手。我母亲什么事都抢着干，惟有这鸡是不杀的，问其原因，说是不擅“杀生”，何况又逢鸡年，更是大讳。莫非做母亲的自己怕，却不怕把罪孽推给儿子？倒也不是。据她的理论，我的杀鸡与我的跟着吃几块鸡肉一样，是无甚妨碍的，因为“地位特殊”，但在别人，例如她，那就不同了，将来到阎王爷那里去是要受罪的；坐月子总是要杀鸡，而我则非操刀不可，尽管犯条，却是迫不得已，在情理之中。

我虽然并不相信这因果报应学说，但却觉得，即使迷信，也不是一概不讲理的，也还有讲点具体情况的地方，还容许人有过失。可见，地狱也不见得全是一片黑暗。这大约是人间的光亮透过地缝照进去的吧。

然而，我心里仍然不免有些不安。因为我确实有可指责的地方。在我杀生之中，有两只母鸡，剖开之后，腹中竟有鸡卵无数，大的像土豆、次的如乒乓球，像黄豆、绿豆大小的就不计其数了。我忽然想到“杀鸡取卵”这样一个责人的成语，不免有些惶恐。虽然，我可以找出许多理由为自己辩护，例如动机啦，不知道啦，等等。但这“杀鸡毁卵”的事实却是无法逃避的。再说，假若这样的母鸡不杀，鸡生蛋，蛋孵鸡，那前景将不可估量。单凭这一点，也不能心安理得。惟有一点可以自我解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呢！

我想，人除了那些不愿尽父辈的义务，或者用不着自己亲自

尽义务的之外，大约都难免于我的境地。仅从这小小的一件事上，我仿佛也悟出了一条道理：一个人只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却觉得，做人，倒是宁可有些缺陷，甚至严重的过失，也还是应当努力干些事为好。

1981年1月

## 打虎漫谈

武二郎赤手空拳，打死一条吊睛白额大虫，名传千古，为英雄豪杰们着实添了不少光彩。

不过，只是这打虎的本领并未被发挥开来，运用到治军、治政、治其他方面，例如今天的不正之风，人们都“谈虎色变”，尽管各级领导机关发了不少文件，三令五申，大小报纸亦在天天声讨。然而，在有些地方，这只“老虎”从官场跳到菜场，几乎到处都有它横行的足迹，害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其奈它何！

这是为什么呢？

景阳冈上出了大虫，你看对待的态度有多种，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官府出了告示，山神庙就贴了一张，将老虎的劣迹中斥了一通，可惜畜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即使会认，说不定它也一爪撕了，大吼一声：“管个鸟用”；过路的人，则成群结伙大白天过冈，“井水不犯河水”，只求避害明哲保身；至于那几个奉命前往抓捕大虫的猎户，虽然披虎皮，持钢叉，大有一副迅即擒拿的架式，但只是远远地在半山腰潜伏，“守株待虎”——几天几夜连个虎影也没见着；最后还是武松干脆，他既不发表什么文告，装模作样，也不披挂横刀，摆弄架式，而是一气喝酒 18 碗，提了哨棒，不听别人劝，直奔山冈，遇着老虎，一顿狠打，结果了大虫的性命。

有人说，现在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话未免有些偏激。老虎还是打的，一些活的、死的，不大不小的老虎不是都挨了两下么？但为何虎患不绝，甚至有时更猖獗呢？这打法恐怕也

确实有些值得商榷。你看那武松，他上去先掠住老虎的顶花皮，抽出一只手，抡起铁锤般的大拳冲着脑门要害就打，把拳脚功夫全用在虎头上。假使武二郎不这样，而是揪住虎尾巴，浑身力气全使在屁股上、那情形就不大一样了，谁死谁活真还说不定。

确实，现在不仅有的掌权的、握印的刮不正之风，也有掌勺的、拿秤的也搞不正之风。这股歪风，都在扫除之列的。但是，总还有个头尾之分，轻重之别吧。不分主次，统统一把抓，结果往往是抓不动。抓而不动，等于鼓动，事情越闹越凶。虽然，有时也有一两个不大不小的“头”挨了一下，但结果便有更大一点的“头”出来替他评功摆好，披红戴花，美其名曰：“将功折罪”；或者小骂大帮忙，遮人眼目——这当然说不上为虎作伥，但总算除害不力。更有甚者，竟主张虎头山上的虎可以打，龙头山上的虎就打不得，听那意思，似乎古的山头不同，老虎也有善恶之分。

倘若仍然继续照有些人的办法去消灭虎患，大约还需要几十年、几百年光景。当然，好在时间的长河没有尽头，况且，老虎要是真的绝了种，那么珍贵的虎皮、虎骨之类也就跟着有价无市了，这岂不就要影响一些人的健康长寿么？！

但是，世界终归是人的世界，岂容虎狼横行！

1981年

## 球输在谁手？

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中国队输给了南朝鲜队，比数悬殊，出人意料，人们议论纷纷。国内一些评论家说，“骄兵岂有不败之理”，“临场急躁，忙中出乱”，“基本技术不如人家”云云。然而，海外人士却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中国女篮这次访港，她们的起居生活颇为受人注意，酒店的服务员都知道中国队员很爱看电影，看凌晨过后的国语片，深夜一时许，酒店员工还听到从睡房里传出来的电视声音。而各国的队员如南朝鲜早已按时作息”。中午她们也不休息，“利用时间去逛公司”。“决赛前夕的周末，南朝鲜队作热身运动，全队休养备战，中国女篮去海洋公园游玩。”当中国女篮离港时，“某团体以两部5吨货车替她们搬行李，自以为足够了，怎知行李之多超过了预算。”为此，有人就发出这样的慨叹：究竟中国女篮败在谁手？

国内观众只能从电视上看到比赛场上的技艺，当地知情人士却看到球场以外的情况。球，不是全输在两军对垒之时，却可能一半败在游公园、逛公司之际了，这岂不冤枉！

当然，说句公道话，这能全怪那些曾经打出过水平的年轻的女运动员吗？她们的领队、教练是怎样在带领、指导的呢？再说，又岂能只责备这一个球队？

出国比赛、交流、参观、考察，本来天经地义。但是趁机捞一把，却成了近一两年来一些人的追求向往。于是，名目繁多，日新月异，什么公园管理、豆腐制作以至于青年婚姻问题，都要

派考察团。甚至考察同一个项目，同时去几个团。而有些代表团、考察团之中，外行多于精通业务的专家。结果，人民勒紧裤带省下来的一公斤一公斤的猪肉、一公升一公升的石油换来的外汇，又几万、几十万地撒在异国他乡，换回来的却是少数个人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这些借机捞一把的人大约认为，让他们多出去逛几圈，中国就会富强起来——至少，他们可以先富起来！

“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臣”，其实也出败家子、亡国奴！林彪、江青一伙浩劫十年，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弄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党领导人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实指望早日摆脱贫困，建成小康之家。但是，像贾府里那位表面治家为公而实际损家肥己的王熙凤，今天却大有人在。只是比起那个管家婆来，现代的“管家公”更加精明强干，不仅在家里揩油、还会到外边去捞“体己钱”，甚至不惜慷国家之慨，换取贿赂，丢尽人格国格。

出去学习别人的长处，长长见识，这是完全必要的；适当的友好往来、互相交流，也是正当的。问题只在于那些巧立名目的“公费旅游”做法，在于那些抱着“玩、逛、捞”三字经的态度，于国于民会有什么好处！

玩物丧志。精力用在别的地方，在篮球场上输了球，顶多不过是少得一块金牌、银牌；在当今整个世界的比赛场上，要是输了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时间，那失去的将是一个国家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希望！

1981年

## 走出“罗汉堂”

北京香山碧云寺有个罗汉堂，里面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罗汉，有五百多。据说，每个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可我看完之后，对这些佛门弟子印象并不深；倒是门厅两边的那两尊大神像，至今我还记得它们的模样。

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么多罗汉挤在一起，别说是吃水，恐怕连吸口新鲜空气也困难。倘若大家稍微动一动，伸下胳膊迈个腿，那就非乱成一团不可。难怪房梁上还有一个被称为小济公的，据说来得晚，辈数也小，没有地方呆，只好蹲伏在梁上。好在它们都是木胎箔身，一个个安分守己，又不食人间烟火，才省了多少麻烦！

走出罗汉堂，我忽然产生了一点联想。在罗汉堂里，当然不会发生“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浮于事，“和尚”多了，反而没水吃的事情，却屡有所闻的。一些单位，正副头头成班成排，打麻将都可以开几桌。人多不好办。单以批文件为例，就是个麻烦。要是大家都往纸上各抒己见，不要说“人多嘴杂”，就是下笔也没那么多地方。于是有的知趣者干脆画个圈了事。如今有的人把画圈圈统统说成是要滑头或无能的表现，这其实是冤枉了一些能人，是不大公平的。这显然是不在其位，不知其“味”也。

看来，“精兵简政”，势在必行。不过，现在不妨把这句话改为“精官简政”，也许更为贴切。“官”太多，政就简不了；政简不了，“官”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只好一块吃“大锅饭”。罗汉

党的罗汉，要是有血有肉的话，恐怕也要走出那个大堂，另谋出路，或者投他山寺庙，或者干脆还俗为民。在精简方面，中央机关已为全国各级领导机关做出榜样。走出“罗汉堂”，势在必行！

当然，由于精简而调离原来工作岗位的干部，一定要妥善安排，除了年老体弱的同志将要离休退休以外，其余的将会到更合适的地方去显身手。这样，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必定是大幸的。回首红军长征刚到陕北，革命尚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党中央英明决策，实行整编。有的军长当师长，师长当团长，还有的干部当战士，充实第一线，红军一下变得生龙活虎，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如入无人之境”，胜利地到达了抗日的前线。不是说我们今天是在进行新的长征吗？如果我们的队伍真的再一次变得那样精干灵活，生气勃勃，何愁四化的目标不能实现！